

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 及其中国化创新形态

肖士英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马克思判定“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得以可能的根本前提,判定该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显现为五方面具体内容。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看,没有人的生命存在,就没有包括生产力在内的历史的一切。生产及生产力的主体是有生命存在的人,人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与质量,决定生产及生产力存在的可能性与质量。因此,生产力的根本内涵,必然是作为生产人生命存在能力的生产力,其外延必然是由五种分支生产力构成,这五种分支生产力分别生产满足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五方面内在要求的产品生产力。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作为总体生产力,既统摄五种分支生产力,又通过五种分支生产力来存在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把“人民的存在发展”置于新时代历史前提地位,以“五位一体”建设为该历史前提的内在要求。新时代历史前提的如此规定性,决定了其必然把生产力的根本内涵判定为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能力,把分别生产五种文明建设产品的生产力,判定为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总体生产力的五种分支生产力,以这五种分支生产力为生产人民的存在发展的生产力的外延,从而形成了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中国化创新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前提;人生命存在;总体生产力;分支生产力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12.005

马克思在其论述中明确把生产力区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此外,他还提出了“自然生产力”概念。如此区分使得上述生产力构成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外延。问题在于:由如此区分形成的生产力是不是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外延的全部内容?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而言,如果其外延由不同的生产力分支构成,那就意味着其任一生产力分支的内涵,都并非其完整性一般性普遍性根本性内涵。那么,涵盖其全部外延的一般内涵是怎样的?文献显示,马克思自己对其并未做出明确回答。学界迄今通过对马克思广义生产力的研究,试图揭示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完整外延。有论者指出:“马克思的广义生产力,应当包括人自身生产力、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或生态生产力”。^[1]这种观点尽管是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外延的必要探索,然而并不完整和准确,更未

作者简介:肖士英,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学地揭示马克思生产力概念涵盖一切外延的普遍性一般性根本性内涵。再者,面对学界试图扩展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外延、揭示马克思广义生产力概念的努力,一些论者对此提出疑问,判定其陷入了“泛生产力论”^[2]误区。围绕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理解所出现的上述广义论主张与反对把其泛化的主张而展开的争论,实质上是围绕关于理解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根据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以上争论不但意味着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内涵与外延尚处于晦暗不明状态,也意味着判定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客观根据未能得到科学把握。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对整个历史的统摄地位,决定了该历史前提及其内在要求是科学把握生产力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根本依据。因此,有必要着眼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来考察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内涵与外延,建构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形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必要的科学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历史前提理论及其中国化创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判定:“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在他们看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历史前提,以“生产物质生活”、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繁殖”“新的需要”“意识”^[4]等五方面内容为其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还指出:“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5]该论述既肯定了关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前提的判断,又揭示了该前提是人历史活动创造的产物。由于只有满足了上述五方面内在要求,历史前提才能被生产出来,所以,人创造该历史前提的活动的范围,就必然内在于满足上述内在要求的活动的限度内。

马克思前述关于历史前提及其内在要求的理论,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科学基础,新时代以来,我们继承弘扬了这一科学基础的基本精神,“坚持人民至上”,^[6]“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7]判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8]主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9]“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10]“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11]“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2]这就是说,离开其现实生存发展,就无所谓人民。而判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意味着“人民的存在发展”是新时代至上性终极性问题,意味着判定江山即历史的存在发展,依赖于人民的存在发展。所以,新时代的历史进程就要统一于“人民的存在发展”,就要展开于其内在要求的框架内。二者间如此关系,这种“人民至上”的科学选择,就在根本上把“人民的存在发展”定位于新时代全部内容的先决条件地位,是新时代必须满足的前置性基础性条件,从而也就必然是新时代得以可能的前提。

在新时代理论与实践看来,实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客观要求,是实现人民的存在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新时代理论与实践判定,进行“五位一体”建设是“人民的存在发展”这一新时代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该要求必然要通过新时代历史活动来满足,因此,进行“五位一体”建设,就构成新历史时代生产建设活动的基本外延。较之于马克思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全部人类历史前提的思想,新时代理论与实践把“人民的存在发展”判定为新时代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既是对马克思历史前提思想的继承,又把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前提在新时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发展为“人民的存在发展”,从而生成了唯物史观历史前提理论的中国化创新形态。

二、马克思历史前提视域中生产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看,没有人生命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就没有包括任何生产力在内的历史的一切。人生命存在不仅是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也是任何生产的主体,任何生产都是由人生命存在进行的。然而,人生命存在并不会无条件地自发地生成,而只能通过相应的社会生产把其生产出来。所以,任何生产首要的和根本的形态,作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法则,必然是对人生命存在的生产,从而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对任何其他生产都具有统摄性总揽性贯穿性,居于其他任何生产的始源性原初性地位,是其他任何生产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根本意义之所在。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都不具有绝对性、独立性、至上性和自足性,都要从属、统一和服务于人生命存在的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的可能性和文明程度,决定任何其他生产的可能性和文明程度。人生命存在的生产与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的如此关系,决定了它是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的终极本质,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终究都是人生命存在的生产的衍生形态、内在环节、具体形式和实现途径。

如前述,马克思关于历史前提的论述,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依次判定为对“生产物质生活”“新的需要的产生”“繁殖”、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关系”、人的“意识”的要求等五方面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要求都是通过相应的生产来满足的。其中,对“生产物质生活”“繁殖”的要求,是通过“自己生命的生产”和“他人生命的生产”来满足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3]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14]该论述既然判定对前述双重关系之一的社会关系的要求,是通过“人们生产出来的”方式而被满足的,那么,对该双重关系中的另一重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也必然是通过人们生产出来的方式而被满足的。毕竟“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5]这就是说,历史前提得以可能对上述双重关系的要求,都是通过相应的生产而得以满足的。如前述,历史前提得以可能对意识的要求,只能通过相应的精神产品来满足。而精神产品只能通过精神生产来生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6]该论述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历史前提得以可能内在要求之一的前述对意识的要求,是通过精神生产来满足的。马克思指出:“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17]他指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工人除维持生命的需要外,“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18]这就是说,人们需要的状况是基于特定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因此,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新的需要的产生”^[19]是否能实现,取决于其生产方式基础和基于此的生产活动能否把其生产出来。这就是说,历史前提得以可能对“新的需要的产生”的要求,也是通过生成“新的需要”的生产来满足的。由此来看,历史前提得以可能前述内在要求,都是通过相应的生产来满足的。

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前述五方面内在要求,既然都是通过生产活动来满足的,那么,这种生产活动,就必然渗透着相应生产力,就必然是通过相应生产力来承载、支撑、驱动和完成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20]

从该论述看,生产力既然是生产劳动的生产力,那么,它就必然内在于生产劳动之中,与生产劳动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通过生产劳动发挥作用。既然如此,那就决定了生产满足人生命存在这一历史前提五方面内在要求的产品的活动,必然要通过生产力来进行,这种生产活动必然内蕴生产力,必然显现为生产力的实现形式。既然人生命存在是通过相应产品来满足其内在要求而得以实现的,那么,这种生产力作为支撑和完成生产人生命存在所必需产品的生产力,本质上就是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因此,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内在要求的逻辑中,所谓生产力也就是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就是生产力的基本内涵,相应的,任何具体生产力就都是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衍生形态、内在环节、具体形式和实现途径,都要以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要求为根据、基础和尺度,都要生成、展开于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内在要求的框架中和限度内,都要被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引领、评判、规范和调适。这就是说,在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中,生产力一旦外在于生产人生命存在的要求,就难以生成人生命存在,人及历史存在的可能性就势必消失,生产力也必然失去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生产力以生产人生命存在为根本规定性,既是历史得以存在的根本保障,也是其自身得以存在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前述分析显示,生产内蕴生产力,通过生产力来承载、支撑、驱动和完成,相应地也就意味着生产力通过生产而存在。这就是说,有生产存在必然有相应生产力存在。如前述,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五方面内在要求,分别通过前述五种形态的生产所生产的产品来满足。既然如此,那么,生产与生产力的上述关系,就决定了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中以生产人生命存在为本质内涵的生产力的基本功能范围,就在于生产出满足历史前提前述五方面内在要求的产品,相应地,该视域中上述本质内涵的生产力的外延,就具体由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力、生产人新的需要的生产力、繁殖人生命的生产力、生产人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生产人生命存在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等五个界域的生产力分支共同构成。

其中,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力分支、生产人生命存在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分支,马克思分别将其称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21]该论述尽管把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称之为“一切生产力”,然而,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五方面内在要求视域看,二者只能是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两个分支。

马克思相关论述,也潜在地揭示了生产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为“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22]《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指出:“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23]马克思这两处论述判定“交往形式”“交往条件”都是人们生产出来的。交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作为围绕物质生活的生产而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必然生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条件”既然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那么,渗透、内蕴于其中的人与人关系也必然是被生产出来的,因此如前述,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明确指出:“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前述分析揭示的生产与生产力的一体性,意味着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必然是通过相应生产力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同人与人关系的生产相对应,必然存在着生产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力。如前述,马克思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

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这两种关系的这种同一性,决定了既然存在着生产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力,那么,也就必然存在着生产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这表明,马克思相关论述判定,“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得以可能对这两种关系的要求,是通过生产这两种关系的生产力即双重关系生产力所生产的关系性产品来满足的。这样,这种关系生产力就构成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第三分支。

如前述,“新的需要的产生”构成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4]该论述显示,“新的需要”能否生成,取决于人们满足既有需要的能力。这种能力愈强,新的需要就愈是能被激发出来。这种能力固然有先天基础,但其现实生成却需要通过教育、实践等精神生产活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来培育。这就是说,“新的需要的产生”本身是精神生产活动、改造世界的实践性生产活动的产物。前述分析揭示的生产与生产力的一体性,意味着“新的需要”的生产必然是通过相应生产力进行的,从而必然存在着对应于“新的需要”的生产的生产力,即“新的需要”生产力。这一生产力就构成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第四分支。

如前述,“繁殖”也是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之一。“繁殖”是通过生产他人生命的活动进行的。前述分析揭示的生产与生产力的一体性,意味着“繁殖”必然是通过相应的生产力即“繁殖”生产力来进行的。这一生产力就构成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第五分支。现代社会出现的人口老龄化、人口萎缩、生育率降低等问题,意味着“繁殖”生产力的降低。

由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的全部内容,具体显现为前述五方面的要求,所以,生产满足上述五方面要求产品的生产力五个分支,就构成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中以生产人生命存在为内涵的生产力外延的全部内容。

上述分析既然表明,在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中,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而言,其内涵必然显现为历史前提及其内在要求所限定的内涵,即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其外延必然显现为历史前提及其内在要求所限定的外延,即由上述五个分支生产力构成的生产力整体空间,那就决定了在该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完整形态,就显现为由如此内涵与外延的结合所构成的概念框架。因此,不能把其局部外延的内容等同于其整体内涵,也不能游离于其外延抽象地理解其整体内涵。

三、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内在关系

(一)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关系

对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中生产力概念而言,其上述五个生产力分支构成的外延,归根结底是生产人生命存在这一内涵的具体显现。这决定了由生产人生命存在这一内涵限定的生产力,相对于作为这一内涵限定的生产力前述五个分支而言,显现为该视域中生产力的一般性普遍性总体性根本性形态,而前述五个分支则显现为该视域中这一一般性普遍性总体性根本性生产力的个别性特殊性局部性从属性形态。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有助于客观地理解二者间这种关系。

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25]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看,较之于动物的片面生产,人的生产之所以是全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生命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除生理必然性要求外,还具有超越生理必然性要求的社会性精神性要求,从而显现为前述五方面内在要求。生产满足这五方面内在

要求的产品,就生产出了内蕴但超越了生理性生命存在的人完整性生命存在,相应地人的生产就显现为全面的生产。承载和支撑这种全面的生产的生产力,就显现为全面性生产力。由于这种全面性生产力所生产的正是人完整生命存在,所以,这种全面性生产力本质上也就是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26]由于人们创造的一切,终究是为了满足人生命存在的要求,在普遍性意义上,人不可能自觉地创造毁灭人生命存在的东西,所以,该论述中“全面生产”无非是生产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所必需的东西,因此其本质即完整地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这种“全面生产”必然要靠生产力来承载、支撑和完成。因此,承载、支撑和完成这种全面生产的生产力,本质上即全面生产力。

承上分析,对马克思如上两处论述阐发的“全面生产”理论的内在逻辑,所潜在内蕴、肯定并张扬的“全面生产力”而言,其功能使命就在于通过生产出满足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的前述五方面要求的产品,来生产出人完整生命存在。生产满足前述五方面要求的产品,必然要通过承载和支撑这五方面生产的前述五种分支生产力来进行。较之于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的全面生产力,分别生产满足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五方面要求的产品的前述五种分支生产力,就显现为个别性特殊性局部性从属性生产力,前者则显现为一般性普遍性整体性根本性生产力。这就是说,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的生产力,作为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中生产力的本质内涵,就是与马克思所谓“全面生产”相对应的全面生产力。这一全面生产力正是由前述五种分支生产力构成的,从而前述五种分支生产力也就因为生产出了满足人完整生命存在得以可能内在要求的全部必要产品,而构成这种全面生产力的完整外延。

可见,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内在逻辑,潜在地间接地揭示和确证了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的上述关系,即支撑、确证了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的生产力,是一切生产力必然的普遍的不可或缺的最终本质,是各分支生产力归属于其中的生产力的全面性总体性完整性一般性普遍性形态。这就是说,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的全面生产力,作为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内涵,构成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不同层面内容的各分支生产力的一般性普遍性总体性根本性本质,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不同层面内容的各分支生产力,作为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外延,显现为生产人完整生命存在的全面生产力的个别性特殊性局部性从属性存在形式。它们结合在一起,共同规定着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本关系格局,共同构成人完整生命存在生产所依赖的生产力框架。

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内涵形态与外延形态既然处于不同层面,那就决定了一方面,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不能用局部性特殊性层面的生产力形态遮蔽、代替总体性普遍性层面的生产力形态,或把前者等同于后者,也不能用总体性一般性普遍性层面的生产力形态否定、取消局部性特殊性层面的生产力形态;另一方面,二者也不可分割:总体性普遍性层面的生产力形态必然通过局部性特殊性层面的生产力形态来存在和实现,局部性特殊性层面的生产力形态则以总体性普遍性层面的生产力形态为根据和尺度,生成展开于前者的框架内和限度中。因此,必须把生产力的内涵形态与外延形态作为既有客观差别又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理解和定位。

(二)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外延中各分支生产力间的关系

对历史前提视域中以生产人生命存在为内涵的生产力而言,构成其外延的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满足人新的需要的生产力、繁殖人生命的生产力、生产人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生产人生命存在

得以可能所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这五方面分支之间,有着相互内在的一体性有机性关系,从而构成承载和支撑这一内涵的总体性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7]人生存于其中的宇宙的无限性,使得“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得以可能所必然要化解的挑战也必然是无限的非确定性的。因此,“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得以可能,不仅有对“吃喝住穿”的需要,而且有应对化解其他一切不确定性挑战这样的“其他一些东西”的需要。这些需要都必然要通过“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力来满足。人生命存在对物质条件的依赖性,决定了繁殖人生命的生产力、生产人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生产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所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也必然内在于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力分支之中。当然,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动,必然展开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必然展开于上述新的需要之中,也必然基于和依赖于人的繁殖活动,再者,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28]所以,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动必然展开于人的意识中。这就决定了“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力也必然内在于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9]这就是说,“新的需要”包含着对物质资料的新的需要。“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得以可能所必然要化解的非确定性的新的挑战,并不总是直观的显性的,而有可能是隐性的潜在的。比如,潜在的瘟疫、地震、旱涝灾害、战争等。因此,应对化解这样的新的挑战不仅需要生产相应物质产品的生产力,而且需要感知认知理解这样的新的挑战的生产力,即相应的自然与社会科学及其技术。这意味着生产满足“新的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力,内蕴“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力,同时也要以“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力为基础。可见,这两种生产力分支,具有相互内在的属性。当然,人新的需要必然通过人的意识而产生,必然基于和依赖于繁殖而生成;再者,需要作为对象性构成,必然依赖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生成。因此,生产满足“新的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力,必然内在于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之中。当然,新的需要的生成及其满足,是人及历史的存在得以延续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也必然内在于生产满足“新的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力分支之中。

“生产物质生活”的生产力、生产满足“新的需要”的产品的生产力、生产人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生产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所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的主体都是人。人的量与质的状况决定着这四种生产力分支发育水平的状况。因此,这四种生产力分支就必然内在于繁殖人生命的生产力之中,而繁殖人生命的生产力的主体作为人,其存在得以可能、其所承载的生产力的发育程度及其产品的质量,也根本性地受其余四种分支生产力生产的产品状况的约束。就此而言,其余四种分支生产力与繁殖人生命的生产力之间,也客观地具有相互内在性。

对生产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而言,它本来就生成和来源于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满足人新的需要的生产力、繁殖人生命的生产力。恩格斯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30]可见,人一切行动都通过其意识来感知和调控,意识构成人行动的枢纽性中介。既然如此,那就决定了生产人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必然内在于生产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所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这表明,生产人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内蕴于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中。然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这就决定了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也必然内在于生产人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之中。这就是说,该生产力分支与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之间,也具有相互内在性关系。

对生产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所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而言,没有上述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人的意识生命就无法生成存在,所以,它必然依赖和内在于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马克思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2]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都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生命活动的这种意识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的属性,决定了其余四种生产力分支也必然内在于生产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所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分支之中。可见,这二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内在的属性。

对历史前提视域中以生产人生命存在为内涵的生产力而言,构成其外延的上述五种生产力分支之间既然具有相互内在关系,那就决定了上述五种生产力分支是一个相互内在的整体。

四、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一元多域总体性特征

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看,人生命存在这一历史前提是历史的一切得以可能的来源、基础和根据。而这一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正是由人来创造的。这决定了历史的一切要得以可能,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就在于生产人生命存在,决定了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对任何其他生产都具有统摄性总揽性贯穿性,居于其他任何生产的始源性原初性地位,决定了人生命存在的生产,是其他任何生产的出发点、起点、落脚点和根本意义之所在,是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的终极本质,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终究都是人生命存在的生产的衍生形态、内在环节、具体形式和实现途径。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都不具有绝对性、独立性、至上性和自足性,都要从属、统一和服务于人生命存在的生产。而一切形态的生产必然要通过作为人能动创造活动能力的生产力来进行,所以,这就使得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生成存在不但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对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力具有统摄性总揽性贯穿性,居于其他一切形态的生产力的始源性原初性地位,是其他一切生产力的出发点、起点、落脚点、根本意义和终极本质,一切其他形态的生产力终究都是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衍生形态、内在环节、具体形式和实现途径。既然如此,那就决定了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前述生产人生命存在这一根本内涵,就显现为该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的一元性内涵。这就是说,该视域中马克思主张的生产力是以生产人生命存在为内涵的一元性生产力。

前述分析显示,该视域中上述内涵的一元性生产力对人生命存在的生产,是通过前述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力、满足人新的需要的生产力、繁殖人生命的生产力、生产人上述双重关系的生产力、生产人生命存在得以可能所必需的意识状态的生产力这五个界域的生产力分支进行的。这五个界域的生产力分支作为生产人生命存在的一元性生产力的外延,意味着人生命存在的生产,离不开其中任何一个生产力分支,各分支分别以其不同功能,共同构成生产人生命存在的不同界域。这就是说,在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只有依赖于上述五个界域的生产力分支,才能生产出人生命存在。这表明,在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前述生产人生命存在的一元性特征,就具体化为一元多域性特征。

前述分析显示,构成历史前提视域中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外延的前述五个界域的生产力分支,具有相互内在的一体性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其中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独立地自足地存在和运

行,从而也就决定了前述五个界域的生产力分支,客观上只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相应地也就决定了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只能通过前述五个界域的生产力分支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来完成。仅仅依靠其中任何一个分支,哪怕是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分支,都必然延误人生命存在的生产。生产人生命存在的五个界域的生产力分支既然是一个有机整体,那就决定了在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前述生产人生命存在的一元多域性特征,就进一步深化为一元多域总体性特征。

五、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中国化创新形态

马克思历史前提理论的中国化创新形态,以“人民的存在发展”为新时代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以前述对“五位一体”建设的要求,为该历史前提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没有“人民的存在发展”这一新时代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就没有新时代历史的一切。因此,新时代一切生产都只能由人民来进行。要使新时代历史及其一切生产成为可能,就必然要先行生产出人民的存在发展这一先决条件。这决定了新时代一切生产终究是对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终究都是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的内在环节和衍生形态,都要从属、统一和服务于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都要以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的内在要求为根据和尺度。

生产总是通过生产力进行的,因此,历史前提中国化创新形态视域中的生产力的根本内涵,必然是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力。如前述,新历史时代是通过“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来满足人民存在发展内在要求的。而生产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必然要通过相应生产力来进行。所以,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力,必然显现为生产上述五种文明的生产力,而生产这五种文明的生产力,作为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力的分支,就构成以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力为其根本内涵的新时代生产力的外延。

新时代所奉行的新发展理念、所追求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满足“人民的存在发展”这一新时代历史得以可能的前提内在要求的基本方略、基本途径,也把生产力的本质判定为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强调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33]按照这一论述的逻辑,要落实新发展理念,就必然要有生产创新能力的生产力、生产协调发展能力的生产力、生产创造生态文明能力的生产力、生产开放发展能力的生产力、生产共享发展能力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34]既然基于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追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享有美好生命存在,那么,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需的上述五方面生产力,终究就是生产出人民美好生命存在的生产力。这样,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力就构成新时代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生产力的根本内涵,而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需的上述五方面分支生产力,就构成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生产力的外延。

当然,新发展理念追求的上述五方面生产力,与“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追求的五种性质的生产力一样,都是生产人民存在发展的总体生产力不同层面的具体表现和具体构成环节。因此,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生产人民的存在发展这一新时代历史前提得以生成,所必需的生产力的总体性完整性彻底性形态。

新质生产力理论也体现了关于生产力内涵与外延的上述新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35]“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36]该论述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必然统一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追求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享有美好生命存在这一目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要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要看全面工作水平，就是说要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去发展，而不要违背规律蛮干。我们要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37]因此，新质生产力固然追求生产“物的不断丰富”这一目标，但该目标终究是要生产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人民的存在发展的文明形态。所以，生产出人民的存在发展这一文明形态，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根本的内涵。

六、结 语

其一，对马克思所揭示和划分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而言，历史前提视域中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前述内涵与外延的显现，一方面表明它们归根结底都是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表明它们只是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外延的必要内容而非其全部内容，其外延的全部内容显现为前述五个分支生产力。而且，所谓“自然生产力”也并非构成马克思生产力概念外延的一个独立分支，而是“物质生产力”这一独立分支的一个内在环节。

其二，从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看，一方面，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一方，终究是生产那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是以人生命存在为主体的生产力。离开人生命存在，这种生产力就不可能生成存在；人生命存在的质量、活力与内在魅力，决定着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的质量、创造力与效率。因此，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若不内在于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若不统一于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那么，它本质上就是以消解损耗其赖以可能的前提为代价，自发盲目被动地存在运行着，从而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对抗性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作为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的分支之一，与其余四个分支的相互内在关系，决定了其存在发展对其余四个分支具有内在依赖性，从而不可能独立地存在发展。因此，该生产力存在发展要得以可能，就只能与其余四个分支协同发展。这决定了仅仅在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的限度内，发展该生产力，必然使该生产力陷入自我瓦解绝境，必然导致该生产力衰亡。发展该生产力的根本出路，在于突破囿于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的视野和逻辑，来理解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建构起基于五个生产力分支相互内在关系的总体性生产力观念，实现生产力观念的革命性创新。

其三，人的差异性、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尽管从历时性总体性开放性视野看，发展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并不必然遭遇效率与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目的之间的矛盾，但在共时性局部性封闭性视野中，这一矛盾却客观地存在着。因此，如何在生产方式、整体性制度安排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层面，建构起共时性地消解这一矛盾的社会体制机制，乃是有待探索的具有挑战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其四，五个生产力分支在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中的地位差异、功能显现的时效性差异，决定了它们尽管作为一个有机性总体性生产力而存在着，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自发地协调地统一于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得以可能的内在要求。因此，有必要在“五位一体”建设这一总体布局的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创造出实现五个分支生产力协调发展的具体机制、操作性规范和社会文化场域，保障分

支生产力与总体性生产力都能以充分的生机活力,支撑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健康发展。

其五,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中的生产力前述内涵和外延的显现,一方面使得生产力由传统观念所理解的生产人之外的产品的生产力,转换提升为生产人本身完整生命存在的生产力,实现了关于生产力生产对象认知的根本变革;使得对生产力性质的认识,由传统观念理解的追求外在目的单一工具,深化为人实现自我存在发展的能力,实现了对其性质认识的根本变革。另一方面使得区分生产力与非生产力的标准得以澄清,从而为避免陷入把生产力泛化或把生产力外延狭隘化误区提供了根本理论保障。

其六,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前提视域中的生产力前述内涵和外延,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必然具有生产人生命存在的生产力这一内涵,也必然具有由前述五个生产力分支所构成的外延。因此,不能仅在技术性框架中理解和建构新质生产力,而应在人生命存在这一历史前提内在要求限定的前述内涵和外延的框架中,来建构新质生产力。这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的完整彻底的科学性形态,必然是内蕴并超越了技术性形态的能普遍有效地生产出人民的存在发展这一终极产品的生产力形态。

注释:

- [1]刘思华:《马克思广义生产力理论探索(上)》,《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 [2]胡同恭:《必须匡正泛化生产力的问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 [3][4][13][16][19][24][26][27][29][31][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23-25、24、15、23、23、34、23、23、85页。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0-351页。
- [6][7][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9、10、46页。
-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7页。
- [11][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23、169页。
-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 [14][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123页。
-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6页。
-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 [2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60页。
-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3页。
-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9页。
-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97页。
- [28][3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5-286页。
- [34]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 [35][36]习近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 [37]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 璠]